

忆情

石榴花开

湖南省作协会员 刘向阳

几声鸟雀啁啾,引得向家山四下张望,只见与医务室一墙之隔的图书室门前的一棵石榴树上点缀着几簇小红花,还有几只麻雀在枝叶间嬉戏。

正要走近,身后传来温柔询问:“这位同学,你的脚怎么啦?”

转身看见中年女人,齐耳短发透着书卷气,脸圆眸明,满是关切。向家山垂下头:“我的脚被鞋子夹烂了……拿药水回去擦。”她蹲下身查看,全然不顾他脏兮兮、臭烘烘的双脚,还轻声问痛不痛。“走吧,我帮你擦药水。”

她扶向家山走进图书室。图书室狭小却整洁。休息间里,她端来温水,仔细给他泡脚。“你妈妈给你洗过脚吗?”“我没妈妈。”她愣了愣,说了声“对不起”,手上涂抹药水的动作更轻了。她离向家山很近,他嗅到了

她的发香,抑或是母亲的味道。“谢谢你,阿姨。”“我姓孟,是老师!”她突然提高嗓音,向家山慌忙改口,孟老师这才展颜:“老师是光荣的,哪怕管图书、扫厕所,我也是老师!”

原来,孟老师执教多年,备受学生尊敬,因病不能授课后当了图书管理员。她爱种花,把图书室前的石榴树养得枝繁叶茂,常对路过学生嘘寒问暖。有调皮学生故意说她不是老师,孟老师就不高兴,挥舞扫把追打,“我是老师!我教的学生遍天下!”

此后,向家山每次领药,都由孟老师擦洗换药。安静的图书室里,他搁着脚看书,想象着外面的世界,思绪飘出很远。十余天后,他的双脚全好了,但他只要有空就来看书。

一次,孟老师就变魔术般拿

出一双白球鞋,“天凉了,赶紧穿上吧”。向家山犹豫着,垂手而立。向家山是由奶奶一手带大的,从小就教育他,不能随意要别人的东西。“也不白送哦,你帮老师打扫卫生吧。”此后,向家山穿着新鞋子,经常来图书室拖地、擦窗户、擦书柜,或者给石榴树浇水。

三年转瞬即逝。高考前夕,石榴红得似火,向家山却因奶奶离世请假回家。孟老师辗转找到他家,在昏暗油灯下,目光坚定地望着他。在她的帮助下,向家山顺利高考,毕业后参军入伍,屡获嘉奖。

那年五月,向家山探亲返校,却得知孟老师已离世两年。他站在校园中央,泪如雨下。不远处,那棵石榴树蓬勃高大,枝叶葳蕤,一簇簇红花开得比任何时候都娇艳。

生活

五月的喜宴

邵伟

五月的阳光斜斜穿过老杨树,在石磨盘上投下斑驳光影。乡下人都说“五一”宜嫁娶,小小的村落里竟有五户人家同时办喜事。

我本不愿回村,可母亲执意要去。这场喜宴是她小叔为儿子娶媳妇,我提议微信转礼金,母亲却说:“这是乡村人情,定要亲自还的。”

一进村子,风里都飘着酒肉香。到家稍作休息,母亲就催我载她过去,还特意带上红围裙——这是要去帮忙。乡村办喜事与城里不同,从食材挑选到桌椅借调,全靠亲邻相助。女人们系着围裙择菜洗菜、谈天说地;男人们忙着搭棚子、挨家借桌椅,四邻早把自家桌椅收拾妥当。

本家堂姑是村里的剪纸高手,门上、柱子上、电线杆都贴满她剪的喜字,本村新媳妇几乎都踏着她的喜字进门。母亲忙着择菜,我则被派去张贴喜字。

正午,大厨一声“开席了”,宾客们自觉围坐。年轻小伙用木托盘上菜,每道菜都香气四溢。同桌即便互不相识,也格外热络,坐在上菜口的人总会主动把菜挪到桌中央。乡村酒席用大碗盛菜,菜堆得冒尖。主人家穿梭席间,双手合十致谢。

我和母亲不同桌,她吃饭时还惦记着帮忙,一有事就放下筷子,直到散席才见她抖着红围裙出来,笑着说:“这新娘可真好看。”返程路上,我问她忙了半天怎么没吃几口,母亲腼腆道:“那哪能只顾着吃,去就是帮忙的。”

这场乡村喜宴,哪里只是酒席?它盛满了醇厚的人情,延续着古老的传统,是人间最温暖的烟火。

随笔

追光的书香少年

长沙市岳麓区三汊矶小学 魏亮

中年的我愈发爱回忆旧事,尤其是与书有关的点滴。书店于我总有天然的亲近感,每当邂逅一本对味的书,心情便如沐阳光。

识字起,书店、阅读与淘书就成了生活的一部分。搬过几次家,许多书或被母亲当作废品卖掉,或在迁徙中遗失,到底读过多少书、淘过多少本,早已难以计数。但少年时父亲带我买书的场景,却始终清晰如昨。

十五岁那年,怀着对课外知识的强烈渴望,我再三央求父亲带我去书店。周末,父亲终于带我来到市中心的新华书店。第一次踏入这座四层楼的“知识殿堂”,我像刘姥姥进大观园般惊叹。店内装修精致,书籍琳琅满目,摆放得井然有序。

父亲让我自己去挑书,他则走向历史专柜。我选了本《水浒传》,白底蓝纹的封面,隶书书名苍劲有力。翻开书页,窗外阳光洒落,在字里行间镀上金边。我立刻被书中跌宕起伏的故事吸引,浑然不觉时光流逝。直到父亲轻拍我的肩膀,才惊觉该回家了。见我爱不释手,父亲买下了这本16元的书。要知道,那时他月工资还不到四百元。

走出书店,阳光格外明媚。我捧着新书,抚摸着封面,深吸一口气,油墨香、阳光香与书香交织在一起。看着前方父亲的背影,我忽然觉得自己像个追光的少年,追逐着知识的光芒,追逐着心中的梦想。那一缕缕阳光,叩开了我与古典文学结缘的大门,也照亮了我此后漫长的阅读之路。

生命之源

印象



汤青/摄

抒怀

布谷声声

浏阳市浏阳河中学 姜滨

老张在阳台侍弄花草时,对面楼顶传来电子合成的“布—谷,布—谷”声,像调试过的背景音效,少了山坳里的清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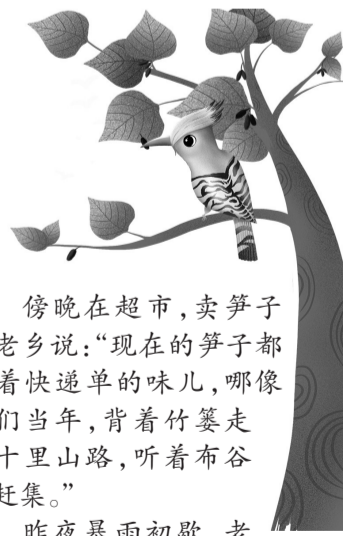
今春,老张在小区农耕园认领了半垄地。春雨过后,黄瓜苗疯长。他蹲在田埂间苗,累了就直起腰,往掌心唾口唾沫,继续埋头挥动锄头。突然,熟悉的鸟鸣传来,抬头只见灰褐色鸟影掠过楼群间隙。这声音,让他想起去年清明回村,在老屋檐下,几只麻雀正啄食陈年稻谷,他学布谷叫,惊得鸟儿扑棱棱飞散。

布谷声勾起童年记忆。那时放学,他和小伙伴们在紫云英田野里割猪草,天空传来布谷鸟的鸣叫,大家便争相学叫。鸟儿在云间穿梭,他们挥

舞着小禾刀在田埂上奔跑,直到布谷声渐远,才瘫坐在地,对着晚霞唱歌。

手机里存着岳父上周的语音:“谷雨到,布谷叫,你妈种的豌豆该掐尖了。”视频里,岳母弯腰劳作,后脑勺的白发又稀疏了些。她总嫌超市蔬菜没味道,却不知五十多岁的老张,在农耕园里刨土种菜,不过是想在钢筋水泥间,寻回些泥土的气息。

午休时,老张被布谷声惊醒,才发现是物业新装的驱鸟器在作怪。这电子合成的“布—谷”声,既没有老牛反刍的沉闷,也不及山雀鸣叫的婉转。倒是楼下幼儿园的滑梯旁,几个保洁阿姨边扫落叶边学鸟叫,把“布—谷,布—谷”声拖得绵软悠长。



傍晚在超市,卖笋子的老乡说:“现在的笋子都带着快递单的味儿,哪像我们当年,背着竹篓走二十里山路,听着布谷声赶集。”

昨夜暴雨初歇,老张又来到菜地。布谷声中,他看见去岁遗落的谷壳,竟钻出了嫩绿的新芽。

“总喊腰痛,还折腾啥?”老伴又唠叨起来。老张抹了把汗,笑道:“过过瘾,过过瘾!”晨光里,他挥着锄头,在布谷声中,种下对故土最深的眷恋。